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
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剖截衣即
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爲剖截世尊
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
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剖截三衣我既
多有氈褥今欲裁割將作三衣尒時
世尊讃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
有五種物不應剖截一切被帔及長
毛毯短毛毯并諸氈褥破碎之物若
剖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
坐具来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
告言具壽可取卧具彼便荅曰我無
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單牀
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
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無坐具輙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
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
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

或諸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来亦持
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
能持敷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

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
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
或諸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

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
能持敷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
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来不將敷具
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
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
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
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来不將坐具
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
坐具侵夜言歸遂被蟲狼及盜賊等
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
本意即擬還来遇有他緣不及歸者
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
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
條衣疊為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
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襯
臥具有不淨汙便將此服還彼苾芻
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
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
准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本闕少經文）
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
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諸餘寺內

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
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

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許苾芻
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諸餘寺內

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
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
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
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覺
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
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覺出
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
即便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
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
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
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
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
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
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長衣六者
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染佛
言若縫刺浣染緣未具者直尒白疊
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
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
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郁向餘
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

師但郁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
去忘念者無犯

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我制苾芻不應輙離三衣而宿非尼

師但鄰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
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喉飲食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
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俱無水羅於
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
所一人報言具壽可共觀水欲飲除
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
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
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
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莫礼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棄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尒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
而去大者護蟲要心不飲即自策勵
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
以來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
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

以来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
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
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
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
佛教極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
我若不往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
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
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
妙花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陁利迦華曼陁羅花過初夜分來
詣佛所便布天花申供養已礼佛雙
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
大赫奕同遍照耀逝多園林尒時世
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
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
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
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
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
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
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
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
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
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
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

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
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
乃至命終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
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
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過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愆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
財利亦如農夫廣収田實如勇健者
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衆疾時彼
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
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
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礼佛雙足在一
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来即便
安慰問言善来苾芻從何處来今夏
安居在何城國尒時世尊問彼苾芻
曰汝從何處来白言世尊我從南方
来又問今夏何處安居荅言亦在南
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
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説其事尒時世
尊説伽他曰

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尒時世

尊說伽他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尒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胷令見復說
伽他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辟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攝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損瑿羅葉
現墮於龍中

尒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若是常用須絹三尺或二尺一尺僧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皆絹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薄無不堪用者有人用悪絹及疎紗紵布之流本无護蟲意也二者法瓶陰陽瓶是三者君持以絹繫口以細繩繫項況放水中撓口出半若全沉口水則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察蟲非直君持但是綽口瓶現無問大小以絹縛口將細繩急繫隨時取水極是省事更不須教生置深為要也四酌水羅斯之擬式東夏元無述如餘處即小圓羅子雖意況大同然非本式

將細繩急繫隨時取水拯是省事更
不須放生器
深為要也

四酌水羅 斯之樣式東夏元無述如餘處即小團羅子雖意況大同然非本式

五衣角羅 取密絹方一搩許或繫瓶口汲水充用或置梳口濾濟時須非是加沙角也此密而且膩寧堪濾用但為迷方日久譁當指南然此等諸羅皆是西方見用大師悲愍為濟含生食肉尚斷大慈殺生豈當成佛假令蠹出寺外即可持羅并將細繩及放生器若不將者非直見輕佛教亦何以奬誨門徒行者思之特宜存護為自他蓋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為伴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事有廢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嫌隙者不應為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荅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去借羅不敬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

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
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

同行去不與者即不應去緣在室羅
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
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荅言
我有與我用不荅曰共用遂即同行
於其路中遇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
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令可相與
報言許共濾水不擬令留住者無羅
遂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
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
與者善若不與者即不應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
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
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
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
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
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
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
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
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
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
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

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
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

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
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
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
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
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
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
淨者謂是大衆差一苾芻令觀濾水
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来以衆淨
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
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
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
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
水淨者旦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
出来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
遂令眼光觀物昏乱佛言不應久觀
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来
觀察無犯
縁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
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
皆不為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
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
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

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眾故器物
應受佛言為衆受器物者苾芻受已
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
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
因何不見荅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
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
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
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
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
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
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愛廣博以大
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摩
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
知洗拭苾芻即便不為簡擇差知器
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差
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為五謂是
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
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
云何為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
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
席鳴楗稚言白復周衆皆同集應先
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槃器不自

知能者荅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

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觧器不自
知能者荅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

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
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
人當為僧伽行某器物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
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
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
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
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
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
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
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
六皆斂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苾芻
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
應合羞恥翻為大笑荅曰我作何事
為當飲酒為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
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豈
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
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
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皆[illegible]

過恥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
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
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
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
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
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
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
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
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
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
餅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
處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
來同處一盤而食荅言汝是俗人我
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
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
彼慇懃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譏
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裠
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
一人荅曰此是沙門釋子彼皆嫌恥
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
弟子作此無慚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一裠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

弟子作此無慙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一㮣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
一㮣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一㮣食者時有老病羸瘦
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應著
軟滑僧脚崎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
此僧脚崎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
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㮣隨
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恃羅
河露形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
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
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
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耻因何弟子
若此無慙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
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
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
浴㮣佛言聽畜洗浴衣者苾芻即便
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
若唯有複無單㮣者應觀其水無蟲
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
此衣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
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繩繫綦前後
[illegible]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

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撥去水佛言
一重之衣必無蟲者然出水時方便

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
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拔去水佛言
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
橽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掐擭索　銅器不應為
盛鹽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
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
喚為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
碗中見豆生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
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菉豆餻餅彼不
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
菉豆餻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
損生種耶弟子曰與事云何彼如所
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
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
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離跋底多有
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
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此既被煮
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
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
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
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
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
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
首獲一特牛後得牸牛復得特牛如
是展轉牛遂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
牛以為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
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被渴
逼詣河飲水遂遭沉陷不能自出時
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
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
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
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當於我所發起
淨信於傍生趣深起猒心說是語已
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
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
不違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
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
便作是念我今暫往看彼老牛作意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
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

便作是念我今暫往看彼老牛作意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
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
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
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
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
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
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
立名衆人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
應與作名号為牛主廣說同彼善和
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果由先業
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者
佛未制非時食噉便於屏處吐而復
食制戒之後吐而外弃既無食力身
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
難陁曰何故苾芻牛主身形羸瘦顦
顇異常時阿難陁以緣具白佛言若
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弃
之於外次淨漱口隨意咽之此
成無犯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却
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
言若有斯類應淨漱口此成無犯時
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旅共生
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
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
苾芻皆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

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
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
子德若妙高山遂令衆人共生嫌賤
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
安處
尒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
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勑已白佛言
如是世尊即出逝多林便往世利沙
宮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
住邊方者牛主為最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
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
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
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
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
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
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衆上首年
既朽老其形羸瘠不能自食于時牛
主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既淨洗已共
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
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
來傷晚答言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

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
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
來傷晚荅言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
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十九張　豕
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
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
此既盛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
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
汝作何語荅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
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是何人耶
荅曰我知師是迦攝波佛教法之中
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聖
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
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
我所出麤惡言應可懇懃至心悔
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
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
麤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
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
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時諸苾芻
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
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
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
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張　豕
師主迦攝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

礙力皆作何額即於彼佛出家修業
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

師主迦攝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
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
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
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
之業佛所授記摩納婆汝於未來世
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
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惑證阿
羅漢如我本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
受用衣食說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
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
力令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
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指授索食
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
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
火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强者取生
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陁往銅作家
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荅言此
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
小荅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
何所用荅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
易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

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
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
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
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
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即
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前
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
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
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
一將盛餅二擬貯麨三用安餅四著
羹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
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
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尒無對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
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
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盛鹽
盤子飲水銅椀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
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